

神农城迹

SHEN NONG CHENG J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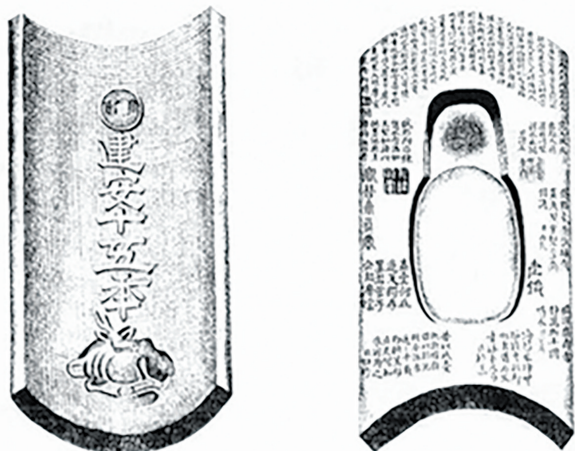


责任编辑/郭亮 美术编辑/左骏 校对/谭智方
2023年3月28日 星期二 22593776



炎帝陵咏丰台。
黄春平 摄

株洲宝藏



《钦定西清砚谱》中收录的「铜雀瓦砚」

2 疑案重重

那么,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?其实不然。

2018年,日本主营中国艺术品的拍卖行东京中央香港春拍,中有一件名为铜雀台瓦砚的拍品,系东京美术俱乐部会员旧藏,形制并题款均与醴陵市博物馆馆藏的这方瓦砚无二,且附有日本弘文学院学士林史所书《铜雀瓦砚》一卷,记此方瓦砚之入藏渊源,落款宽文九年(1669年),时当清康熙八年,也就是说,至少在清康熙八年之前,这方珍贵的瓦砚便已流落到了日本藏家手中,直到300多年后才现身东京中央香港春拍。

无独有偶,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一方铜雀台瓦砚,款识铭语亦与醴陵市博物馆所藏无二,且砚首侧镌乾隆御题诗一首,款题“乾隆己丑御题”,下铃宝二,曰“古香”“大璞”,显系清宫旧藏。

3 伪制渊源

甚至,我们还可以顺着这样的思路大胆猜测,当年朱叔所得的这块铜雀台瓦,也有极大的可能为贗品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《误会与想象——透过对“铜雀瓦砚”的认识谈艺术品的塑造》(见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20年第3期)一文,中引元人赵孟頫之说,所谓“铜雀瓦砚”,并非铜雀台遗址所制,而是同在邳城出土的北朝晚期压磨黑光瓦件所制,“盖特取其形以炫远”,是为了托古出名。宋元以降,持此论者颇多,如前引宋苏易简《文房四谱》中即有“今之大名、相州等处,土人有假作古瓦之状,以市于人者甚众”的说法;米芾《砚史》“陶砚”条还记载了伪制瓦砚的做法:“相州土人自制陶砚,在铜雀上,以熟绢二重淘泥澄之,取极细者,焙为砚。有色绿如春波者,或以黑白填为水纹,其理细滑,着墨不费笔,但微渗。”

最有趣的是南宋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十二的一则记载:“相州,古邺都,魏太祖铜雀台在其处,今遗址仿佛尚存。瓦绝大,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为砚,纳黄曹直,东坡作为作者也。其后复归王氏。魏之长几三尺,阔半之。先公自燕还,亦得二砚,大者长尺半寸,阔八寸,中为瓢形,背有隐起六隶字,甚清劲,曰‘建安十五年造’。……小者规范全不逮,而其腹亦有六篆字,曰‘大魏兴和年造’,中皆作小篆花团。”无疑,洪迈先公所得小者,就是前文提及的北朝晚期一类砖瓦构件改制之砚,值得玩味的是其大者——“背有隐起六隶字,甚清劲,曰‘建安十五年造’”。考古研究表明,东汉时期邳城地区发现的瓦件上,至今尚未见到题铭纪年的做法,洪迈先公所得之砚,显然也出于伪造,而其题铭纪年的做法,亦与此前提到的朱叔所得的古瓦无二。

如此,也便能勾勒出“铜雀瓦砚”的发展脉络。先是由于邳城出土北朝晚期压磨黑光瓦件适于制砚,遂有时人对其加工改制。无论是出于无心之失将北朝晚期压磨黑光瓦件误认为“铜雀瓦”,还是有人为了使其出名而借用“铜雀”之名“以炫远”,不解实情的人们遂信以为真,造就了“铜雀瓦砚”的误会。但由于邳城所出北朝晚期压磨黑光瓦件难于搜求,已无法满足时人对于“铜雀瓦件”追捧的需要,新伪制瓦件并改制为砚的行为就出现了。为了进一步使这个“误会”看起来更加可信,后来作伪者加入自己的“想象”,开始在使用类似压磨黑光瓦件的水洗、沉淀淘泥作法的基础上,在瓦背上做出纪年题铭。自此以后,历代作伪之人或许目睹前朝伪制的旧物,或许看过前朝记载的文字,使得“铜雀瓦砚”这个本不存在的误会以讹传讹,越传越远。

4 “误会”与“想象”

回到朱叔得到这方古瓦的洪武辛未年(公元1391年),以三十九枚制钱换取的所谓铜雀台遗址,很大可能是宋元时期匠人的伪作,甚至也不排除近期作伪的可能,毕竟,邳城地区伪作铜雀台瓦的历史已传承数百年之久。时年十三岁的少年王叔自以为得稀世之珍,乃珍而重之地磨而为砚,并款识题刻于上。当然,彼时的小王叔并没有想到,自己身故百年之后,这方自己名款题识的“铜雀瓦砚”会再次流落民间,且在此基础上又再度仿制若干,并分别流落到日本、台北、湖南等地,历史的吊诡之处,于斯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行文至此,不论是台北故宫博物院,还是日本藏家,或是醴陵市博物馆,三者所藏形制几乎完全一样的“铜雀瓦砚”到底孰真孰假,其实已经不太重要,一方小小



▲“铜雀瓦砚”正面图



▲“铜雀瓦砚”背面图

文物名:铜雀瓦砚
年代:明
材质:陶
发现地点:醴陵
发现时间:解放初期
规制:通长28.5厘米、宽18厘米、厚2厘米
馆藏地:醴陵市博物馆

铜雀瓦砚,一件「伪作」背后的历史迷雾

郭亮

1 台砚往事

在醴陵市博物馆内,珍藏着一件用汉瓦制成的砚台,系当地村民汤某树捐献。解放初期,当地农民汤某树曾在状元洲集训过,一天傍晚在洲上散步,偶尔在沙地上拾到此砚,觉得此方古瓦十分特别,便珍藏于家,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新建的醴陵市博物馆向社会广泛征集文物入藏,才将这方古瓦捐献给博物馆,经鉴定为较为少见的汉瓦砚,具有一定的艺术和考古价值,故得以入藏。

这方古砚为深灰色的长方体瓦块,中部为琵琶式淌池,四周阴刻铭文,上部用篆书直行阴刻铭文16字,字迹模糊,难以辨认;中部池旁左右侧宋体直行阴刻铭文12字,右侧为“为爱陶甄之质”,左侧为“宜加即墨之封”;下面行书直行阴刻铭文“予得之于漳滨之深,以三十九枚契,而加诸翰墨,以为博雅好古之玩云。洪武辛未重九翟仙铭”。瓦砚背面以上部以古钱造型篆书“宝货”二字,中部隶书直行阴刻“建安十五年”,下部为浮雕两鹿相嬉图案。

“翟仙”,当为“翟仙”之异写,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叔别号,“洪武辛未”为公元1391年,是年,十三岁的朱叔被封为宁王,两年后就藩大宁(今内蒙古宁城县)。所谓“漳滨之深”,当指河北临漳县西南的漳水,为铜雀台故址之所在——东汉建安十五年(公元210年),曹操筑铜雀台于邺都,所用材料至坚至固,时人多取汉瓦琢而为砚,风靡一时,前引北宋苏易简《文房四谱》记,“魏铜雀台遗址,人多发其古瓦,琢之为砚,甚工,而贮水数日不燥,世传云;昔日制此台,其瓦俾陶人,澄泥以络过滤,碎核槐油方凝结之,故与众瓦异焉。”并言以此瓦磨制的砚台,“体质细腻而坚如石,不费笔而发墨,此古所重者,而今绝矣。”至北宋时已罕为闻,更遑论去北宋数百年之久的明代,故朱叔得此瓦,见其上所刻“建安十五年”款识并两鹿相嬉之浮雕图案,便知这是传说中的铜雀台瓦,乃有琢而为砚并款识纪其事之举。

如是,似乎可以还原出这方古砚入藏醴陵市博物馆的基本脉络:明洪武辛未年(公元1391年),13岁的少年朱叔在漳水边上以三十九枚制钱购得这方铜雀台古瓦,并着工匠磨制成砚,且款识题刻于上,日日把玩不已。后来朱叔因参与“靖难之役”备受兄长朱棣猜忌,徙封至南昌,这块瓦砚也便到了南昌。又百余年后,朱叔四世孙朱宸濠借口明武宗荒淫无道,集兵号十万造反,起兵四十三天而败,与诸子、兄弟一起为王守仁所俘,押赴南京伏诛。乱军之中,官邸宝玩星散,这方瓦砚也不知去向,不知何故沦落到距南昌三百公里之隔的醴陵状元洲上,于解放初期为村民汤某树拾得,并将其捐献给博物馆。

株洲风物 咏丰台 感恩农皇歌不尽

黄春平

“扶耒耕耘千里绿,登台浏览九州春。”这是前些时候,河北著名诗人孙宗会在炎帝陵咏丰台前的咏叹之作,表达了作者对炎帝神农氏发明耒耜、教人耕作的敬佩敬仰和祈盼中华大地风调雨顺、国泰民丰之情。

在炎帝之前,先民们不知耕作,只能采摘各种草木果实以果腹。炎帝独具慧眼,首倡种谷,带领先民告别了漫长的蛮荒生活,跨过了通向文明时代的门槛。《管子·轻重戊》曰:“神农作,树五谷淇山之阳,九州之民乃知谷食。”《风俗通义》载:“神农悉地力种谷疏。”同时,炎帝神农氏在教民耕种的过程中发明了耕耨工具,耒耜的创造和推广使用,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因此,炎帝是农耕文化之鼻祖,世代敬仰的农神。

清道光七年(1827),沈道宽已任鄱县(今炎陵县)知县五年,“感岁无早涝,民歌丰年”,取炎帝神农氏“作扶犁之乐,制丰年之咏”之意,遂与邑人谋建咏丰台于炎帝陵庙前东侧山坡上,并手书“咏丰台”三个大字,勒碑台上,感恩炎帝老祖宗的福佑,是炎帝陵以“台”命名且底蕴深厚的文化遗迹。

沈道宽是外地在鄱县做官的文化人,史料对其为政为文记述颇详。清同治版《鄱县志》载:沈道宽字秉仲,浙江鄞县人。寄籍顺天大兴成进士。道光四年(1824)补鄱县知县(道光八年调茶陵州,道光十一年再任鄱县知县)。沈道宽“在任立减集仓,修陵庙,兴书院,街衢弦诵声相闻。公余,进士于论古今诗史,多所折衷。其为学大要,以居敬穷理为先。纂辑甚富,考索经案,核对详明。书法尤名重一时。”

清道光年间所建咏丰台临江而立,为砖木结构的台式建筑,俯瞰滔滔沅水奔流不息,佑佑良田沃土丰年永驻,既是人们庆贺丰收的歌台,也是后人告慰先祖的祭坛。民国初年,因年久失修而倒塌。

1988年修复炎帝陵时,重建咏丰台于炎帝陵殿的左侧山坡上。台上有咏丰亭,八角重檐式,顶高7米,亭额悬“咏丰台”横匾和“台记丰年咏,亭留旧日香”楹联。亭前竖立日本国群马县书道协会名誉会长、群馬大学教授米仓大谦题赠“耕不辍”石刻碑。

2002年修建炎帝陵公祭区时,又将咏丰台移建至龙珠山西面山坡,与圣火台遥相呼应,处祭祀大道中段,沅水河右畔。咏丰台现为花岗岩块构筑,正方形,四边宽各9米,台高19厘米;台中立有一高2.19米、宽90厘米四方花岗石咏丰柱,立柱东面阴刻篆金“咏丰台”三个隶书大字,顶部雕有四方龙座,背面镌刻《咏丰台记》。《咏丰台记》曰:“沅水泱泱兮鹿原苍苍,吾祖神农兮点亮洪荒;粒我蒸民兮兴我族邦,始莫乾坤兮万古同仰;绳其祖武兮盛德汤汤,终成大道兮华夏轩昂;天下归心兮帝舜重光,陟台咏丰兮世代荣昌。”

围绕咏丰台建有小广场,南北西三面立花岗岩雕花栏杆围护,护栏板雕有稻、黍、菽、麦、粟等五谷穗丰图案,寓意岁岁丰年。

自古以来,文人墨客对咏丰台多有吟咏,留下许多传世之作。如清鄱县教谕洪廷揆《登咏丰台》曰:“危台高耸碧云巅,载酒登临眺渺仙。春暖有花开药径,日斜飞鸟度杨钱。山排夹石连星塞,水泻云秋合漆泉。此外膏田千万顷,惟期岁岁颂丰年。”洪廷揆春日登台,近观杨钱洲,远眺夹石壩,沅水连云秋,肥田千万顷,惟愿岁岁是丰年。

“岩际云色古,高台倚岑邃。西山微雨收,残阳傍溪至。隔水傍村落,微风起清吹。竹外父田归,烟林晓林随。喜看秋未熟,并税输官吏。平畴暮雀飞,凉露委余穗。农家罕所愿,一饱安蔬食。施兹雨露恩,幸有国廩积。渺然怀太古,动我田园意。行归东皋上,细话桑麻事。”这是清嘉庆庠生毛国翰的诗作《咏丰台远眺》。毛国翰登台远眺,只见村落傍沅水,炊烟绕林间,稻穗垂田垌,不禁自叹“动我田园意”。

清邑生罗肇章《咏丰台》云:“丰乐谁道六一踪,陵前结构俯千重。地深雨露从新辟,林霄烟云任自封。千亩稻田通沅水,万家醴酒祝神农。秋风一上高台望,野老行歌策短筇。”作者秋日登台远望,但见沅水绕稻田,旱涝保收,岁丰民乐,感言万家美酒该当敬祭农皇炎帝神农氏。

“卷取黄云岁屡丰,登台凭眺向南东。耕桑有福皇灵在,雨露无私盛世同。龙石树端秋径外,鹿陵泉响野烟中。湘醴记向原陵祝,鼓腹纷纷唱晚风。”清山西安邑庠生张念劬登台眺望东南田野,感叹农皇农皇福佑,稻作收获屡丰,民众丰衣足食。

现代登台歌咏丰收、感恩炎帝的诗作更是层出不穷:“茹毛饮血倚藤萝,作别仙猿逐大河。火炬初燃惊虎胆,牛犁已动对农歌。恩加海内兴华夏,惠及天涯起浪波。云外好田何处有,太空携手种嘉禾”(湖北松滋罗襄美)。“野花香草碧云天,悄坐丰台忆旧年。溪水潺潺石上过,依稀先祖弄清弦。”(河南林州路明芬)。

如今,炎帝陵咏丰台已成为敬拜神农始祖,庆祝农业丰收,祈愿神州大地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重要场所。